

从长江边到长江路

□罗望子



坐井观天

◇阔别已久。1989年,我回到小县城,再也没有离开。此前,我待在另一个小县城。长江边上。我这辈子,注定要打上小县城的胎记。

◇县城并不小。过去他只有一条石板街,一条人民路主干道。汽车站所在的那条江海路就算是边远的了。石板街早就湮没,道路却越辟越多,也越宽广。现在,已经号称五环六环了。还有蔓延的迹象。

◇我住长江路。2000年,我搬进长江路上的这幢房子。估计会住到死,如果它不被拆掉的话。新汽车站在我家桥东边,政府大楼在我家转盘西首。长江路如今是名副其实的最热闹的主干道。我静静地看着别人的热闹。

◇小县城有两个地标性建筑。一个七战七捷纪念碑,世界上最长的刺刀。一个土豪金,砖块状的五星酒店。如果你要认识我,我就住在那个拥有土豪金的小县城。我家就在刺刀东隔壁。刺刀给我带来了安全感,土豪金使这个小县城区别于其他的小县城。我为之自豪,也衷心感谢。我从长江边上,来到长江路上,完全两码事。

◇我总是在鸟儿的鸣叫中醒来,或者入眠。打情骂俏的鸟儿们,啁啾啾啾,絮絮啁啾。他们清脆而热烈,缠绵而奔放。但是决定我苏醒或者入睡的绝不是鸟儿,也不是时钟,而是这一天我是不是想了一件事,或者做了一件事。

◇老城区有条曙光路。江海路与人民路

我们这些乡下孩子,提起小县城,总绕不开东方红灯塔。它曾经是我们一生的向往。当我们长大后,它已经不见了。

之间。人们现在只知道安达步行街,或者安达公馆,没人再提曙光路了。但我怎么可能忘了呢。糖果厂和它的门市就在这条路上,关键就是扒耳朵的人也在这条路上,这是我的必经之地。我总是先扒耳朵,再去门市买些方饼、麻饼、麻花、油糕带回去。我非常怀念那个扒耳朵的人。每个黄昏,他的木头椅子总是摆放在农机公司的铁门外侧,面对曙光路,面对着飞扬的尘土。他倚在墙根儿,或者椅子靠背上,仿佛在等待他的同伴来唱一出双簧。他的客人很多,士农工商官民都有,经常要排队。想扒耳朵的人都很懂礼貌守规矩。他有一整套的竹制工具,镊子、夹子、铲子、勺子、毛刷子,都是竹子削的,就像新娘的梳妆盒。他总是那么热情而卖力。第一次坐到椅子上,我有些心惊肉跳,生怕他一不小心,会捅破我的耳膜。他漫不经心和你聊天,弯弯绕地问长问短,你正要思索回答的当儿,他已经举着勺子送到你的鼻端。勺子上面,挑着黄灿灿的耳屎,好像揉皱的金叶。你几乎没有意识到,耳朵已经扒好。你神清气爽,耳聪目明。你问多少钱,他说随便给。我不敢想他,一想耳朵就羞涩。我一直在寻找那个扒耳朵的人。我已经十几年没有看见他了。他在不在人世也未可知。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找到他的打算。我逢人便打听。人们要么摇摇头,要么嗤笑我。

◇种种迹象表明,我住在苏中房价最高的小县城。比邻近的小县城都高,甚至超过苏北的盐城、连云港、徐州等地级市。这是为什么呢?

◇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独有的坐标。我对小县城的原初印象,是东方红灯塔。也叫八角亭儿。它矗立在人民路和宁海路交叉口的路中央。这里人流如潮。它的西北角是百货

公司,东北角是工人电影院,南面是中楹桥,西南角是竹器商店,东南角是什么店,我已经记不清了。总之,我们这些乡下孩子,提起小县城,总绕不开东方红灯塔。它曾经是我们一生的向往。当我们长大后,它已经不见了。

◇对于小县城,我记忆最深的是来看戏。那一年估计我不到十岁。我是坐姨兄的脚踏车来的。本来没我什么事儿。姨兄想约他的对象,他对象就住我们一个生产队。可他丈人不同意姑娘没过门就出来。一路上,姨兄骂咧咧气呼呼的。那次看的是淮剧《铡美案》。除了包拯出场和陈世美被铡,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舞台两侧的滚动字幕。回家的时候,一块碎砖让我们结结实实地从车架上摔倒柏油马路上。

◇第一次在小县城住宿,已经是毕业高考的事了。那时候高考得先通过预考。我一共住过三次。每次都住在河北招待所的大舞台上。临时安置的铁架床。我就读的学校是戴帽子的高中,没资格住宾馆。台上插着十面五星红旗,紧紧围绕着国徽党旗。住在这里,吃饭方便多了。吃饱了,我们就学着电影里的革命者,举起拳头,向党宣誓。老师一来,我们就躲进蚊帐。我一直觉得,少年时吃得最好的伙食就在高考期间。现在想来,我还闻到那种红烧肉烧大萝卜的香。

◇灯塔没有了,很快被石板街所取代。如同记忆,遗忘也是人的天性。记忆让我们衰弱,遗忘又让我们变得更加冷漠。我想渡过遗忘的海洋,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游到记忆的彼岸。多少个白昼和夜晚,我踟蹰在小街上,不知是为了加速遗忘,还是为了强化未来的追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费振钟、汪政、毕飞宇来看我,我带他们来到石板街。我觉得小县城里也只有石板街拿得出手了。就是在拆迁的日子,我也多次徜徉在废墟里,仿佛是在缅怀,或者哀悼。

那天在书店看到一个男孩,感觉“小男生”这个称谓符合他身上的气息。这种气息让我无心看书。



青春不仅是一份容颜,青春也是一种心境。

青春心境终结的一刻

□江 徐

坐看苍苔

那天在书店看到一个男孩,感觉“小男生”这个称谓符合他身上的气息。这种气息让我无心看书。

他看起来刚上高中的样子,顶多高二吧,像含苞未放的花骨朵,春风一吹就会拼命开放。他不高不矮,不胖不瘦,背脊像很多中学生那样微微佝偻着,戴着耳机,在名家散文书架前慢慢走,慢慢看。

他并未拿起哪一本书,只是用目光掠过书脊上的书名。我很想大大方方地欣赏一下他的脸庞,这怎么可以呢?目光只能越过书架,在他白皙的脸蛋上一次又一次蜻蜓点水。小男生的额头上有着青春痘。以往,在文章里看到别人写“我真是喜欢他脸上的青春痘呀,因为那是青春的象征”时,我便会在心里鄙夷一句“矫情”。而此时此刻,我不禁也要矫情一下了——那几粒隐隐的青春痘还真是有点可爱呢!

小男生挪了几步,我也不自觉地挪了几步,如此,正好可以从侧面看过去。他的嘴唇微微向上翘起,那个翘起的弧度表明孩子气正欲褪而仍未褪尽,做着最后的流连。看起来,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小孩,脾性温和,应该不会时常表现出青春期的暴躁和愠怒。他脸上停留着淡淡笑意,因为耳机里的歌曲让他欢欣吗?

随后,小男生转去看青春文学。我的目光还是不舍从他脸上、痘痘上收回。一个萍水相逢的小男生,竟让我在不动声色里意乱情迷!这是怎么了?其实,使我意乱情迷的当然不是人,人不过充当某种内容的载体。当我朦胧无知时,爱慕的,是踏过千山万水的阅历,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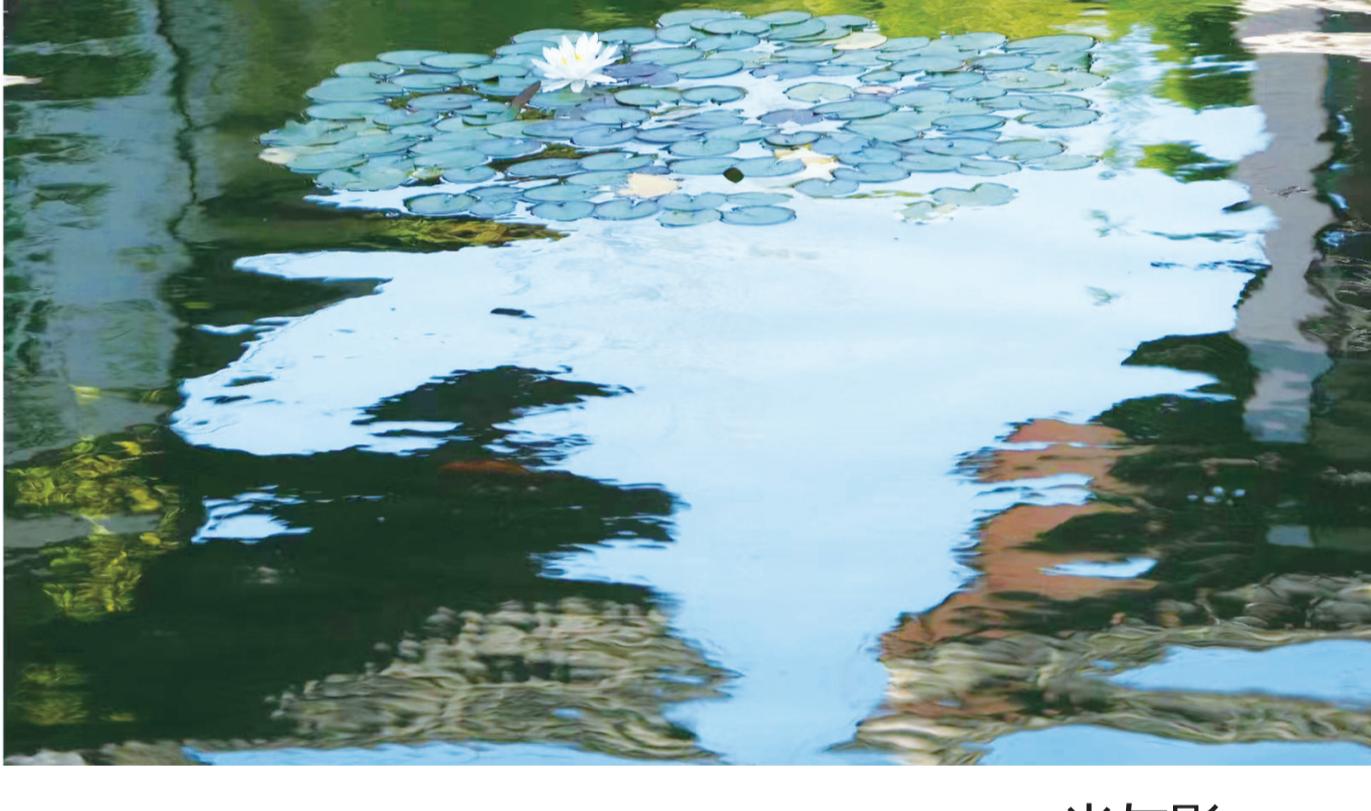
历经世事沧桑之后练就的睿智。换句说话,在无知的阶段,我崇拜光怪陆离的复杂,羡慕流光溢彩的丰盈。而如今,此刻,我向往那种能够散发出青草气息的简单与稚嫩,哪怕那只是无知背后的苍白与肤浅!

我不禁审视自心,发现这般“好色”简直前所未见。这哪里是好色?好的其实是青春。继而又想,盯着妙龄少女目不转睛的男性会被贴上“好色”的标签,实际上,这不也是爱美之心的一种表现?文明告诫我们,盯着别人看,有失礼貌。文明否定人的情难自己。我不了解,当一名男性用“好色”的目光追随年轻女孩时,除了因为青春之美,是否蕴含着对自己已经消逝的青春的眷恋与回顾?

青春不仅是一份容颜,青春也是一种心境,青春的终结实则是这种心境的终结。看过村上春树一篇文章,村上春树发现自己青春心境的完结,在他三十岁那年。那一年的某一天,跟几位朋友吃饭,其中一位女性朋友极了他曾经谈过的女孩,容貌、气质、笑法、喝汤的方式,简直一模一样。当他把这一事实坦然相告,对方微微一笑,说出的一句话让村上春树顿然感到自己的青春,就这么一下子,被判刑一般冤屈地完结了。她说:男人嘛,总喜欢这样说话,说倒是蛮别致的。

人生路上,有些拐弯就这样猝不及防!这种心与心的无法看见所带来的误解与不信任,我想,大概就是村上春树长年累月在沉默中坚持写作的原因之一吧。

那天在书店,后来在推荐书架上看到汪曾祺的一本书,书名让我一见倾心——《邂逅》,便买了带回,送给忙着变声、忙着长胡须、忙着补课以待高考的表弟。书店里那个小男生,不就是我单方面的邂逅吗?至于青春的终结,还是听村上先生一句劝:“我以为这样未尝不好,正因为如此,岁月才成为岁月,何况也别无选择。”



光与影

郭俊摄

沉静的心湖

——布鲁克纳《第八交响曲》赏析

□木 火

四季乐韵

“我本来只有耳朵,现在却有了听觉/以前只有眼睛,现在却有了视觉/以前是一年年过,而今活在每一刹那/以前只知道学问,现在却能辨别真理。”这是美国作家梭罗于沉思中的顿悟。因为那本《瓦尔登湖》,我总会想象他是在寂静的湖滨,聆听大自然最细微也最亲切的声音时悟出了这一个道理。

而我在聆听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时,似乎同样产生了一种欣喜的感觉。因为那个庄重而肃穆、宽广而柔美的慢板乐章,感觉了一片沉静的心湖,隐藏于茂密的森林之中,悬于思想的山巅之上,泛着神秘的温柔的光。那种光,为你种下了慧根,甚或在某一刻,引导你瞬间顿悟。

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的慢板乐章尤为庞大,甚是辽阔,那种安宁的心绪静静地流淌在天地山水间。这个乐章的篇幅长达三百多小节(一般的演奏需近半个小时)。基本结构呈现为:A1—A2—B1—B2—A1—B1—B2—A1—A2—Coda(乐章结尾部B1—A1)。其中第一主题(A部分)有赞美诗风格,第二主题(B部分)略带神秘。这样的结构也会给人以循环往复无穷无尽之感,加上庄重徐缓的旋律、舒展宏远的风格,适宜让人沉思冥想。

在低音弦乐幽暗、朦胧的背景中,第一小提琴奏出第一主题,音乐线条悠长,若有所思,柔和而又深邃。进而弦乐发展成悲悯的下行乐句,却又触摸不到哀愁的影子,仿佛那是地球上最厚实的悲悯,也是自然里最寂寥的悲悯。随着力度的增强,弦乐渐渐变得绵密了,管乐的加入则使音响更为厚实,心绪高高扬起。半小节的休止后,小提琴奏出圣咏风格的乐句,一点点丰满起来,庄严而辉煌地上行,犹如管风琴的音管渐次响起,直至渺远的天穹。随后小提琴又从乐队里飘飞而出,如一道绚烂的光,细如流星般地划过夜空,留下一缕抹不去的心痕,竖琴的琶音则如春风拂过原野,醉了心房。

沉醉在这段音乐里,忽而目眩神迷,忽而心旷神怡,由是很自然地联想起了瓦尔登湖。因为那段音乐映照出了内心的宁静与安详,透过这片澄明的心湖,却又是那么的动人心魄。如同梭罗说的那样:“湖是风景中最美丽,最富有表情的姿态。它是大地的眼睛,观看者的人也可衡量自身天性的深度。”

在这样的音乐里,我想象着梭罗,坐在高处的树桩上俯瞰着瓦尔登湖,欣赏着微微漾起的涟漪,一圈一圈不断映现在天空与树木的倒影之间。在这片广阔的湖面上,一切纷扰不安都会立刻平息下来,化入安静。

不管你是向上帝诉说,还是向自己的内心诉说,只要足够的虔诚,就会得到最深最美的抚慰,就会映出一个沉静的心湖。

弦乐奏出的第二主题,涂抹着孤独内省的心灵意象,其后木管乐器的音型也浸润了落寞的滋味。绵延起伏中,瓦格纳大号吹奏出了悠远而沉抑的乐句,像是在最空旷的地方听到了最温暖的声音,虽然依旧孤单,抚慰却渗入心间。

所有美妙的想象是相通的,那瓦格纳号声在旷野中飘荡着,在树叶上震颤着,在空气中传递着,在山谷里回响着,在内心底共鸣着。

整个乐章为两个主题的交替发展,缠绕着激动的或沉静的心绪,一次次地高涨,又一次次地平静下来,尤其是那一次次圣咏般的高唱激荡着人的心魄,最后也是最强的一次,乐队用上了钹这种乐器,随即又接上第一主题中管风琴般的声响,在竖琴的吹拂下,抚平了汹涌的湖面。

尾声的音乐由第一小提琴轻柔地挑起一缕薄雾似的愁绪,顺着单簧管幽幽地渗入心间。缠绵的弦乐中,圆号徐徐呼应,瓦格纳大号隐隐相随,恍若天尽头遥远的回声,惊起绚丽的落霞……聆听的你总会感受了一丝未尽的爱,或是一缕空余的恨。而在音乐中,那所有的爱与恨、欢喜与伤悲似已沉至记忆的最深处,只有一圈圈轻漾的涟漪,区隔着湛蓝的天空与纯净的心湖。

这个慢板乐章,悲悯,却温暖、深沉、开阔!其实真正到尾声处才听得出来一丝悲凉,但音乐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悲凉。

布鲁克纳的慢板乐章,在作品中极其重要,更是成了后三部交响曲的中心。第八交响曲的慢板乐章,让人心动于它那管风琴般的音响。在这个慢板乐章里,你会感觉自己置身于一座哥特式教堂,在管风琴饱满的音色和浑厚的声响里无限地接近上帝和天堂。

但更让人心动的是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伟大而崇高、深沉而开阔的精神世界。不管是向上帝诉说,还是向自己的内心诉说,只要足够的虔诚,就会得到最深最美的抚慰,就会映出一个沉静的心湖。

浅说灵感

□杨 谓

兼得斋夜话

对于喜爱艺术的人来说,灵感一词一定不陌生。从事创作的,一般都对灵感抱有特殊的好感以及热切的期待。有一种说法:没有灵感而产生的创作,不会是优秀的作品。灵感是作品的灵气,没有灵气的作品就像一个四肢匀称、五官比例协调但是眼神呆滞的人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灵感一词是这样解释的:“在文学、艺术、科学、技术等活动中,由于丰富的知识和长期的积累而突然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思路。”由此可知,灵感的产生是有条件的,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和长期的积累;须有创造性,一个平平常常的念头不是灵感,一个知识浅薄的人很难有称得上是灵感的好主意。

学生时代的我痴迷文学,读了不少古今中外伟大作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们抓住灵感而有创造的故事。于是每逢外出,总不忘往口袋里塞上一张纸一支笔,晚上睡觉,枕边也放有纸笔,随时准备“逮住”灵感。那是一个多梦的年龄,因无知而无畏,以为每一次心血来潮与灵机一动都是灵感,也常被自己的灵感所感动。如此这般,积累了不少妙句金句、段落甚至篇章,但每次投稿,都无一例外地石沉大海。

学艺术,勤奋很重要,坐卧食行,念兹在兹,灵感就会光临。灵感是分档次的,把藿香叶加入红茶来喝,与瓦特看到茶壶盖被蒸汽推动受到启发,以后发明了蒸汽机完全是两码事。我当年那些幼稚的灵感,在高明者眼里不过是少年的冲动罢了。后来才明白,有质量的灵感,是以知识储备、经历阅历为基础的,就像一个人远行探险须有相应的能力作保障一样。从事艺术还须有天分,这也很关键,就像自家酿酒

时所需的“酒药”,最典型的例子是莫扎特,6周岁游欧洲各国献演,8岁创作交响曲。爱迪生说:“天才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。”他所说的灵感多半是指从事某一行业的天分,无此天分即无此灵感,这百分之二,好比火烧赤壁的东风,不然即使万世俱备也会徒劳无功。

知识与积累要靠平日脚踏实地、点点滴滴的努力,最忌好高骛远。若遇重要的内容,一定要做细、做实、做全、做透,并且由此及彼,博采广览,为迎接灵感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。

最近结识了一位朋友,她在临王献之的小楷名作《洛神赋》时,除书法层面的学习外,还找出了曹植的《洛神赋》原文进行研读。她的做法给了我很深的启发:艺术意境的创造讲究深度、高度和阔度,学习艺术也是如此,深度和高度一时达不到,但阔度通过努力大体可以实现。从长远角度看,她的做法必将对理解该帖的艺术深度和高度产生重要影响。

灵感有稍纵即逝的特点,所以如何捕捉、抓住灵感也十分重要。我至今仍以为“随时记录”的做法是最简单最实用也最有效的。不拖、不等、不懒,现在、立刻、马上,大有“控弦破左的,右发摧月支。仰手接飞猱,俯身散马蹄”的紧急。(曹植《白马篇》)如果有人明明看到有鱼游过来还懒得把网张开,那么与我当年张了网而没有像样的鱼游进来又有两种样?

与灵感密切相关,常常与灵感携手而来的是激情。灵感是富有创造性的思路,即使还没来得及涉及具体细节,但在关键点上已有了明确的主张,须要立即付诸实施。激情则仿佛汹涌而来的洪水,摧枯拉朽,左冲右突,咆哮掀跌,四处寻找宣泄的出口。激情其势甚大,可能一时间还找不到一个相宜的出口,但撕开一个口子则是必然的结果。一旦实现,激流汇聚,浪花四溅。激情满怀时的人多高度亢奋,思维如激流、如奔马,无往不克,灵感不可能不前来“捧场”。

激情加灵感,好戏便开场!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